

西方的團結問題

孫德湘

——論英國與歐洲共同市場——

前言

目前的世界是一個大混亂的世界。在共黨國家，俄毛的分裂與衝突，愈演愈烈，大有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之勢；在西方世界，問題也不簡單，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共同市場組織（EEC）乃是西方團結的試金石，國家主義思想（nationalism）與國際主義思想（internationalism）始終無法調和，致內部也產生許多矛盾與衝突。最近有兩件事情發生，可能影響整個西方的團結，極引起關心國際政治者的驚異與重視。

首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於本（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在國務院，向一百位左右的國會議員的太太們發表演說，據說國務卿以為當時沒有記者在場，所以內容毫無保留，其要點如下：

（一）美國與它的敵人倒沒有多大問題，但最大的問題則是如何使我們的朋友體認：共同利益遠較單純的各自為政更為重要（there are greater common interests than simple self-assertiveness）。

（二）今日的歐洲國家一如古希臘時的城邦（the city states of Greece），專事爭吵而不知團結，以對付馬其頓與羅馬（squabbling instead of uniting against Macedon and Rome）。

（三）當今最重要的問題是建立一個合作的世界秩序（a cooperative world order），而其主要內涵則是西方的團結（unity in the west）。去年，設法要想為大西洋關係注入新的活力，我們曾遭遇困難。

西方的團結問題

（四）美國的首要目的是保持西方的團結，這一團結已使我們到達今日的地步，它對我們將來的前途更重要。

（五）自第一次大戰以來，歐洲從未自戰爭的摧殘中真正恢復過來，歐洲國家的政府也從未獲得人民的充份信心，嚴格地說，它們的「合法性」（legitimacy）都有問題。

其次，近數月來，由於歐洲國家拒絕支持美國的中東政策，以及不能使「共同市場」國家與美國採取聯合陣線（a united front），以對付產油國家，使美國深感不快。美國尼克森總統一反其對歐洲的友好容忍態度，於三月十五日在芝加哥的一次電視訪問中提出警告稱：

（一）美國是歐洲的安全所不可或缺，但，歐洲國家不能在安全方面與美國合作，而在經濟與政治方面與美國敵對，此二者不能同時並存。

（二）時間已經到來，「共市」國家與美國必須坐下來作出決定：在各方面共同前進或各奔前程。

（三）單行道的日子已屬過去（the day of the one-way street is over）。美國過去對歐洲是慷慨的，將來也會如此；但，現在我們却為石油問題而分道揚鑣，歐洲不能再結幫來對付美國了（to gang up on the U. S.）。

（四）美國計劃與「北約」國家發表一項軍事方面的原則性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該宣言擬於北約二十五週年時發表，此事進行得頗為順利；但，美國也同時計劃，與「共市」國家發表一項經濟與政治

方面的原則性宣言，此事却遭遇阻難。

(五)除非歐洲國家願在經濟與政治方面合作，與它們的元首舉行會議就沒有必要。

(六)除非美國與歐洲的「經濟與政治」對抗獲致若干緩和，實際上就不可能阻止美國國會「自歐洲撤回駐軍」的要求。

美國總統與國務卿先後發出如此具有爆炸性的警告，這是西方世界極不平常的現象。雖則有人認為，尼克森總統可能是受了「水門」事件的困擾而發；也有人認為，美國與歐洲的爭執是老問題，過去能容忍戴高樂，現在為什麼不能。但，大西洋兩岸的不和是事實，西方的團結有了問題也是事實。

英國與共同市場

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是西方世界的一件大事，它象徵西方進一步的團結。可是，事有出人意外者，新近「共市」組織內部產生了嚴重的分裂。如處理不當，可能導致此一新興的「歐洲經濟社會」(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趨於解體，使其十六年來苦心經營的輝煌成就毀於一旦，此不僅將影響未來歐洲的前途，也將使整個西方團結的基礎瓦解。

此次，共市組織內部的分裂，導源於英國。

英國與共同市場組織的關係，有一段相當曲折而頗富戲劇性的微妙歷史。最初，當西歐的法、德、義、荷、比、盧等六國，於一九五七年簽訂「羅馬條約」(the Treaty of Rome)並定於次(一九五八)年正式成立「共同市場」組織時，曾邀請英國參加，遭英國拒絕；未幾，英國保守黨麥米倫政府改變初衷，於一九六一年正式提出申請，要求加入「共市」，但為法國戴高樂政府所否決；後來，英國工黨威爾遜政府復於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再度提出申請，又二度為戴高樂的法國所否決；最後，英國保守黨希斯政府於一九七一年第三度提出申請，終於如願以償，而於一九七三年正式成為「共市」的一員。由此可知，英國的「共市」會籍 (the membership of the Community) 得來不易。但，新近就職尚不到一個月的工黨威爾遜政府竟出爾反爾，在英國參加「共市」組織尚不到一年半的功夫，威脅着要與「共市」重行談判或退出。

英國工黨政府對「共市」的政策，是以白皮書 (the white paper)

方式，由賈拉漢 (James Callaghan) 外相於四月一日在盧森堡「共市」部長理事會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中予以宣讀。茲歸納其內容要點如次：

(一)工黨政府反對上次談判而使英國於一九七三年一月進入「共市」的條件。我們認為，這些條件未能為「共市」提供公正而平衡的利益 (to Provide for a fair balance of advantages)。我們有意要改正這些錯誤，如能成功，則英國留在「共市」就具有堅固的基礎。

(二)共市的共同農業政策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應作重大的修改，使其不至威脅農產品的世界貿易，並使歐洲以外的低價農產品可以繼續進入英國的糧食市場。

(三)應以新的與較公正的方法來編製「共市」的預算 (the Community Budget)。那些形成所謂共市「自己資源」的稅制 (the taxes that forms so-called "own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ty)，以及其主要係用於支持農業的主張，均不能為英國所接受。

(四)英國將拒絕任何國際協議，這些協議為了保持「固定的兌換率」(a fixed parity)，將迫使英國增加失業。例如，新近要求「歐洲經濟與貨幣統一」(a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的主張，英國認為，歐洲國家的貨幣問題僅能在世界性的機構中予以解決。

(五)英國議會應保留那些對英國經濟所必需的權力，以追求有效的地區、工業及財政政策。同樣，英國也需要一種資本流通的協議，以保護支付平衡與充份就業。「國協」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利益也應獲得較好的保障，此包括：使它們的產品繼續進入英國市場；而且，擴大後的「共市」應採取更普遍的貿易與援助政策，不僅對非洲的附屬地區 (associated overseas territories) 有利，而是對全世界的開發中國家有利。

(六)增值稅 (value added tax) 不宜要求其一致，英國將不對必需品課以增值稅。

(七)工黨的政策是：倘使重行談判成功，由於問題的重要性，英國人民可以經由一次大選或民意投票，有權對此作決定；如獲多數同意，則我們將為發展一個新的與更大的歐洲而努力。倘使重行談判不獲成功，我們將不認為，條約對英國仍具有約束力；於是，我們將告訴人民，為什麼不能接受的理由，並徵求他們的意見，談判英國退出「共市」。

以上是工黨政府準備作重行談判的目標。接着，賈拉漢外相繼指出，爲什麼工黨政府，實際上是英國人民，要考問「共市」的情形？爲什麼要尋求改變？

(一)英國對「共市」組織於一九七一年三月所作的決議，該決議並由一九七二年「共市」國家的高層會議予以批准，深表關切。該決議似已設定了一套嚴格的計劃，使「共市」國家的「經濟與貨幣的統一」將於一九八〇年完成，包括永久固定的匯率在內。英國認爲，此舉未免過份大胆而且危險。過份大胆是由於，要在一九八〇年獲致「生產與工資」以及「投資與儲蓄」增加率集中的先決條件，其機會不大；危險是由於，任何國家，尤其是成長率較低的國家，倘使接受永久固定的匯率而不能獲致此等集中，就不可能使其經濟有效，並提供充份就業。

(二)英國對「共市」國家巴黎高層會議公報的另一措詞，深表關切。該公報提到，有使整個「共市」國家的複雜關係，轉變爲「歐洲聯盟」(a European Union)的意圖。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認爲，這似乎是暗示一種政治改變；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當然不是英國人民所願見。我知道，共市內部澄清此一問題的工作就要開始，我將予以密切注意，究竟此一澄清是否有助於消除我們的焦慮。

(三)關於共同農業政策，在其重要意義方面，英國的立場與其他會員國不同。英國需要進口大宗的糧食，倘使要付出很高的進口價格，則將加重我們支付平衡的負荷；這一問題對英國的嚴重性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們當然知道，目前共市若干農產品的價格與其早先的價格比起來已低了很多。我們也知道，目前共市的若干價格也低於世界的價格。但，這種情況能維持多久？英國不能同意繼續維持一種政策，使「牛油」堆積如山，而以低價售予蘇俄，這一情況不能使其重演。你們能否保證，將來不會有「牛油」堆積如山嗎？英國主張，壓低共同農業政策的開支，它已佔去共市預算80%以上。目前，這一制度並未充份顧及各會員國的不同利益，它給予若干國家以特權，而給予其他國家以不公平的負擔。

(四)關於「共市」的預算：共市的預算需要作基本的改變，其支出不應造成大量補貼的結果，經由一國而撥往他國。英國的個人所得及其成長率，較許多「共市」國家爲低；英國不是要求救濟，而是要求公正。一九七三年

根據過渡時期的規定，英國僅付出預算 8.5%，但已是實際出錢最多的第二個國家了；到過渡時期終止，英國將要付出 9% 以上或更多，遠超過按「國民生產總值」計算的此例。英國不能接受每年數億英鎊的重負。

(五)英國人民對共同市場的印象不佳。英國依舊是大西洋聯盟有效的一員，因此，也對「共市」與美國發生歧見的程度非常關切。當然，「共市」與美國的歧見應該是可以避免的；但，倘使英國人民發覺，這種歧見是不可避免的，則自將影響他們對共市發展的態度。我們不一定經常可能與美國的意見完全一致，但「共市」在策定其步驟與共同立場時，應盡其可能與美國諮商或合作；相對地，美國也應如此。唯有九國能在經濟方面，透過「共市」的設置，在政治方面，透過政治合作的設置，與美國密切配合，我們才能克服尼克森總統與季辛吉國務卿所揭示的困難。

各方反應

(一)法國：法國外長左伯特 (Michel Jobert) 對任何涉及條約重行談判，給予堅決的拒絕 (a firm no)。但表示，可在「共市」體制之內 (within the Community's institutions)，作可能的改變。左氏要求工黨政府站出來表明態度，它究竟要使英國留在「共市」或退出？他指控英國外相，要求英國的夥伴說出，它們準備什麼代價，使英國留在共市。法國外長強調，我們同意付出公平的代價讓英國入會；但看不出有必要付出額外的代價，使英國留在共市 (We agreed to pay a fair price for her entry, we do not see the need to pay a supplementary price to keep her in)。左氏特別指出，工黨政府「參預共市事務而保留抵制其合併行動的權力」的想法是不能接受的；倘使共市接受此一想法，則任何會員國在每次政府改變時均可要求修改條約，只要一個新政府判定，它的國家利益並未受到充份的照顧，這種事情隨時可以發生。

(二)西德：現在輪值「共市」部長理事會主席的西德外長舒爾 (Walter Scheel) 的談話與態度雖不如法國外長那樣冷酷，但立場也非常堅決。舒氏認爲，英國不應被當作特例或特殊情形來看待，把英國的經濟併入共市組織 (arrangements for integrating the British economy into the E.E.C. frame work)。已在入會談判時作成，賈拉漢外相應明確表示，所謂「

重行談判」究竟意何所指(What he meant by "renegotiation")。西德外次，也就是聯邦政府外交部的第二號人物艾普爾(Herr Hans Apel)稱，把談判基於短期的國家利益是一種短視(shortsighted)。「共市」組織目前正陷於危機之中。

(三)「共市」其他小國·比利時外長艾爾斯蘭(Mr. Renaat Van Elst-lande)宣稱，他不能接受「重行談判」的觀念·別的國家過去在「共市」也曾有很惡劣的作法(暗指法國)，現在讓英國去發難罷。

盧森堡外長索恩(Mr. Gaston Thorn)沉痛表示，他對英國外相的演詞難以掩蓋其失望的心情·英國政府所追求的已經很清楚地表露出來了，它缺少對「共市」前途的構想，我們曾熱切期待英國能對歐洲的團結與統一有所貢獻，這一貢獻是我們經常認為必要的。

(四)英國的輿論·英國政府對「共市」的政策與態度不但受到西歐國家的一致譴責，即在國內也引起輿論的不滿。英國泰晤士報於四月二日發表社論稱·賈拉漢外相對英國入會作重行談判的聲明，有一重大的考驗應予裁定。它是否旨在尋求協議，以確定英國的會籍，從「內部」來改變或改善整個共市(by working from within)·或則，它是以一種特殊的控訴方式，從「置身事外」的立場(to be made from the outside)來強調英國的不同與歧見，實際上則是尋求破裂。簡言之，聲明中的「你們」、「我們」用得太多。賈氏所尋求的，就「共市」來說，大多是可被接受的，但似乎不必引用「重行談判」這一強烈用詞。而且，賈氏的語氣，常有意或無意間予人一種印象，他是「置身事外」在看「共市」，好像一個人從遙遠的火星在看地球上發生的事情一樣；要知，這是英國的「共市」，我們是它裏面的一份子。倘使英國有意要改造「共市」，我們就應當更緊密地捲入其中，不是置身事外。英國的歐洲夥伴是有心幫助的，但它們被賈氏的說詞所迷惑而不知從何着手，有些可能會起反感。法國可能不會同情英國，其他國家是否會起來幫助一個對「共市」的承諾這樣脆弱而不熱心的政府呢？

(五)美國·美國雖與「共市」國家在經濟與貿易方面有所爭執，在石油危機方面產生歧見；但對「共市」內部的分裂，也同樣深表關切與惋惜。紐約時報曾為此發表社論稱，此次盧京的「共市」外長會議具有一種普遍不安的氣氛，這不單是共市的九國而已，美國也不例外。華府可能也與盧京一樣

，具有一種奇異的困擾，因為賈拉漢重提工黨政府改變歐洲與美國現行關係的希望。英國外相對美國的態度十分和善，他似暗示，如果工黨與共市的談判進行得不十分順利，英國可能另作打算，以恢復昔日與美國的特殊關係(the old special relationship)。假定這就是賈氏的意圖，恐怕也不見得能獲華府全心全意的歡迎。雖則，新近美國與共市具有爭執，但美國真正的利益，仍是基於與歐洲獲致緊密與可以相處的聯繫(a close and compatible association with Europe)·不是要去分裂或分化歐洲(not in splitting Europe)。美國與英國的關係一直都是特殊的·但，倘使英國主要只是英語社會極東的部份(the easternmost portion of an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y)·而不是歐洲極西的引申(rather than the westernmost extension of Europe)·這就成為我們大家的問題了，自非美國所願見。但，人們對盧京會議的看法採取太過「預言式」的立場，也不是辦法。無論如何，賈拉漢外相不是提出哀的美登書，他對美國的談話只應視作，是溝通大西洋兩岸與擴大海峽兩端聯繫的宗旨。共市的「六國」必須調整或修改其看法與作法，使其成為「九國」。展開在所有工業國家面前的新的困擾遠景，在石油禁運以及原料出產國家的頑強態度之後，目前牽涉共市國家內部的問題，急須作更多的重行檢討。在此檢討過程中，美國與加拿大也應該各有其工作要做，而英國可以提供的便利，尤以威爾遜政府的態度，可能對此具有很大的助力。處今世界，對政治與經濟方面的躊躇不定與猶疑不決，可能是一種通病；由於此種不定與不決，可能產生不愉快的磨擦。照說，這種困擾應該是那些年輕與不能決斷者的悲劇，大西洋社會不應該如此幼稚而無決斷，反之，它應可利用賈拉漢在盧京的談話與尼克森在芝加哥的批評作為插曲，藉以對組成這些國家聯繫的因素與本質作加深的了解與認識。

結論

英國工黨少數政府的賈拉漢外相，於四月一日在盧京歐洲理事會發表演說，對共市組織過去十六年來的成績一概予以漠視，把它說得一無是處；並要求對英國「共市」的會籍重行談判。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情理的，可能工黨政府別有用心。

重行談判的失敗不單是英國的退出「共市」而已，而是將使歐洲的政治

與經濟合作支離破碎，並使美國對歐洲的希望破滅，終於導致整個西方團結的解體。

「基本的重行談判」(fundamental renegotiation)這兩個謎樣的字，可能是掩蓋英國工黨分裂的一把大傘。此二字可使威爾遜政府的「反共市」者與「親共市」者同樣可以得到庇護；除非重行談判的結果變得十分明顯之時，工黨似不會收去這把用以掩蓋的大傘，因為工黨內閣的正反兩方，沒有人願意淋雨。所以，英國的「共市」夥伴們似應記取，倘使在現階段要迫使英國政府的反共市者與親共市者分別站出來，對歐洲及整個西方的前途來說，可能是一不智之舉。要知，在這一攤牌的鬥爭中，英國與工黨的較大一派「反共市者」，將獲得勝利。所以，倘使共市的其他會員國要想使英國留在歐洲，它們就應該有耐心地從事誠懇的談判。未來數月的情形，有如在蛋殼上面跳舞(like dancing on eggshells)一樣，不過，倘使腳上的功夫够好，則其結果不僅對歐洲好，對整個西方更好。

未來歐洲的命運以至整個西方團結的前途，將視下述三個地方在今後數月所作的決定而定。

第一、大陸歐洲，尤其是法國與西德的首都：大陸歐洲可能是三者中比較容易作出決定的地方。因為英國新政府要求重行談判的條件倒不是不可能解決的問題，雖很複雜並涉及神聖的羅馬條約，但就事論事，這都是共市組織應該研究改進的問題。例如：共市的預算，英國所爭者實在微不足道，今後數年，「共市」的稅收具有美好的遠景；況預算的編製，它對衰退的經濟如英國者，其負擔的確較繁榮的丹麥、荷蘭及法國為重，這是不爭的事實。又如共同農業政策，這是一種關閉、排外與開倒車的政策，久為各方所詬病；況，今年歐洲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糧食，不是更少，所以歐洲的大門應為外間的糧食而開放，不是關閉。至於保護英國的主權，以規劃其地區援助與國營工業問題，此純係使現存的事實合法化而已。

因此，擺在大陸歐洲面前的問題，不是它們能否讓步的問題，而是英國的措詞與作法使人激怒的問題。因為，歐洲國家覺得，英國竟於此時重提這些問題，而且出之於要挾威脅。很可能，歐洲是可以作出讓步的，但，問題是如果它們以合作的態度來對待英國，其中具有什麼含意，它們為什麼要對英國作讓步？無論如何，多數「共市」國家不可能接受英國工黨對政治歐洲

的信念；為追求歐洲政治合併的信念，它們已付出巨大的代價。不過，歐洲國家對歐洲合併的工作，還是說得多而做得少，倘使它們此時專在這上面做文章，豈非自欺欺人。

現在，歐洲要為它的未來作一次賭博，幫助工黨英國留在歐洲的賭博，使「共市」組織得以渡過另一次難關。

第二、美國的決定：工黨新政府的若干親歐洲的部長們，新近曾請求美國季辛吉國務卿，敦促威爾遜首相與賈拉漢外相使英國留在「共市」，不可退出。尼克森與季辛吉今年與歐洲的明顯爭執，實際上是與法國的鬥爭，旨在打消法國企圖訂歐洲政策而把美國除外的野心。直至目前，季氏並未直率告訴英國，對大西洋聯盟或整個西方的團結來說，英國留在歐洲比退出較為有利；但，事實上，英國保留共市的會籍是幫助西德以控制法國野心的最佳方法。無論如何，美法之爭不應被視作是一次損傷歐洲之爭。

從長遠方面看，創設歐洲共同市場的目的，除了「消除法德世仇、經濟合併與政治統一」外，尚有一項更重要的「潛在」反共宗旨，這就是建立西方或大西洋聯盟的「東邊支柱」(an eastern pillar of the western alliance)：無疑，其「西邊支柱」乃是以美國為首的美洲大陸。根據美國的最高戰略構想，「北約」(NATO)是軍事的反共聯盟，「共市」(EEC)則是經濟與政治的反共聯盟。

防阻共產主義的擴張與蔓延是西方團結的水泥。年來，由於主觀與客觀形勢的演變，已使這一水泥變得軟弱無力了。多數美國人都像尼克森總統一樣認為，美國繼續對歐洲的軍事支持，這一事件本身雖符合美國人民的意願，但將視「共市」國家對恢復美國經濟與支付平衡實力的作為而定。美國國會則更充滿保護主義與裁減海外駐軍的氣氛，許多國會議員甚至較尼克森總統更為偏激，採取「沒有錢就沒有軍隊」(no pay, no soldiers)的信條。

過去，美國所以支持「共市」或歐洲合併運動，是因為他們預期，美國終將有一天不願繼續留在歐洲，或將不會受到充份的歡迎而留在歐洲。所以，美國於一九五〇年代鼓勵「共市」的誕生；一九六〇年代則促使英國入會，向法國及其夥伴施壓力而不獲成功。美國準備容忍「統一的歐洲在經濟方面不利」的代價，以製造一個新的市場與一個堅強的反共前線作為補償。當時，美國的策劃者，如馬歇爾、杜魯門、艾森豪等人，早就料到，美國的有

限力量終將枯竭；但却沒有料到，美國力量的枯竭是由於美國貿易平衡突趨惡化的結果，更沒有料到是由於美國似已捲入永無止境的亞洲戰爭的結果。

現在，美國雖已擺脫亞洲戰爭，但仍捲入中東糾紛之中，無法脫身。但無論如何，美國的最高利益是歐洲的團結。美國沒有理由與法國對抗，更沒有理由要使英國退出歐洲。

第三、當其他歐洲國家表明其態度，如何來迎合英國的要求時，最後的決定則落在倫敦。不過，英國作此決定，為時尚早。

賈拉漢外相在盧京的大喊大叫，是工黨內部親共市者與反共市者意見不合的產物。目前，這兩派尚在觀望階段，並未到達攤牌的時候。當英國進一步說出它所需要的，以及歐洲的答覆明朗化之後，惡劣的天氣即將開始，工黨的掩蓋大傘也不得不收去。這時，歐洲的冷靜與華府的遠見可能造成一種談判的結果，使歐洲對英國的信心不移。

法國總統大選之檢討

陳澤豐

法國總統龐畢度 (George Pompidou) 因患脊髓癌^①，苦撐多時，終於四月二日溘然與世長辭。龐氏的遽歸道山，使事前無備的執政多數派 (Majorité)^②，難以在短期間內共同推出一位衆望所歸的繼承人，因而造成分裂狀態，也予左翼聯盟一次奪取政權的大好機會。經過兩輪的激烈競爭，現任財政、經濟部長戴斯亨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終於脫穎而出，以極有限的比數擊敗左派候選人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and)，而當選為法國新總統。

一 羣雄角逐的第一輪

法國總統採全民直接選舉制，為求真正代表民意多數起見，取過半數當選辦法。當第一輪選舉時，若候選人得票數超過投票數百分之五十，即為自然當選，不需第二次決選。否則，再由居於最有利地位之前兩名（中途撤退則由次多票者遞補）候選人繼續角逐，以獲高票者當選。由於政黨戰略的運用，最後常形成執政黨與在野黨兩雄對峙的局面，而其中變化甚大。結果往

最後，種種跡象顯示，「共市」可能是威爾遜首相策略運用的一張王牌。賈拉漢外相所以在盧京粗暴地吼叫，其目的在安撫工黨內部的反共市者，並激怒保守黨。當然，共市是一個不得人心的問題，但也不一定是一個極為激動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面，保守黨的反共市者鮑威爾 (Enoch Powell) 具有若干影響，他是上次大選公開站出來反對他自己的黨而促使人們投票支持工黨的人。即使共市或歐洲真是一張王牌，則其運用也有一定的時限。為取得最大的選舉利益，威爾遜要利用這張牌使鮑威爾能繼續支持工黨，並使工黨親共市的詹金斯 (Roy Jenkins) 曾為共市問題與威爾遜破裂（繼續留在內閣。但，一旦事情趨於明朗化之後，這一兩全其美的情況就很難維持了。因為，能使鮑威爾歡心的（退出共市）定將使詹金斯無法容忍（留在共市）。因此，要使他們二人留在同一陣營，則不出下述二途：一次長期的重行談判或是一次提早的大選。

往不一定與第一回合所保持的優勢相符，此亦法國選舉制之一大特色。現行兩輪選舉制，隱含有抑止極端派（無論左右）上台或其他在野小黨取得政權之深意，故於法國第五共和政權之穩定實具有莫大功效，無怪乎反對派不斷有修憲之叫囂。

五月五日舉行法國總統第一輪選舉時，共有十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參與角逐，所屬黨派從極右到極左，應有盡有，人數之衆，創歷屆最高紀錄。不過，候選人雖多，為共產黨所全力支持的社會黨領袖密特朗，則始終為民意測驗所看好，因為他是左派的唯一候選人。相反的，執政的多數派却不能齊一步驟，造成前任總理夏本德瑪 (Chaman-Delmas) 與現任財政經濟部長戴斯亨兄弟鬩牆之爭。前者在政壇浮沉多年，從事競選部署最為積極，代表執政黨內的保守力量；後者係「獨立共和黨」(R. I.) 黨魁，雖非戴派嫡系，但代表執政黨中的革新進步力量。選舉結果，密特朗獲得百分之四十三點三六之選票，高居首位，戴斯亨居次，獲百分之三十二點九，而夏本德瑪僅得百分之十四點六。夏本的失敗，顯示他並非「民主共和聯盟」(U. D.